



爱上戎装

穿上戎装
我们就是
守卫边疆的钢铁战士
守护海防的忠诚卫士
守望祖国的威武勇士

穿上戎装
洪水到来时
我们就是
坚不可摧的抗洪堤
疫情蔓延时
我们就是
牢不可破的防护网

穿上戎装
我们就肩负着
祖国和人民的希望
高擎着信仰
随时等待祖国的号召

图片：来源网络
题字：钱兴发
配诗：饶丰

山谷风

季节风景

情感珍珠

走进黄溪村

□文 / 陈莫华

军号，神圣的向往

□文 / 魏益君

我居住的小区附近，是消防部队的营房，每天，总有嘹亮的军号声从营房里飘出，让我心醉，也令我心驰神往。每每听到军号的声音，我就想起从军的岁月，想起部队的军号。

我是1987年冬天入伍，教导队3个月的新兵集训，不是队列器械，就是内务学习，还有每天的军号声，天不亮就把我从睡梦中喊起来，特别是紧急集合号，大半夜全副武装迅速集合。

好不容易盼到下连队，虽然所在的营房隐没在山里，依然是军号响亮，依然是军号催人，以至于我后来对军号非常敏感。

让我对军号产生敬畏和喜好的是一次夜间站岗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在哨所站岗，熄灯号吹过不久，就见远处有人影向哨所移动。我抖擞精神，持枪站立，向着人影大喝一声：“口令！”对方站住，却没有反应。

我立时警觉起来，再次喊了一遍：“口令！”对方依然不作回答，我急了，虽然枪里没有子弹，为了震慑对方，立刻拉响了枪栓：“干什么的，站着别动！”听到枪栓响，那人影大叫起来：“我迷路了，找不到家了。”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。

听着，我松了一口气，示意对方走过来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那姑娘走亲戚回来晚了，在山里走岔了道，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夜黑林密，姑娘越走越害怕，吓坏了。正在她不知所措时，听到了部队的熄灯号响，姑娘一下子看到了希望。于是，她向着军号的方向走来。

听完姑娘的陈述，我知道，她是信任人民子弟兵才朝着军号声走来，我立刻向连长报告了情况。连长听完事情经过，即刻命令，让我带全班连夜送姑娘回家，不能辜负群众对子弟兵的信任。走了七八里山路，终于找到姑娘家的村子。当我们把姑娘送回家时，姑娘的家人正在焦急地寻找，女儿这么晚不回来，急坏了。

姑娘的父母听说了事情原委，千恩万谢，一个劲地说，感谢部队的军号，感谢解放军救了女儿。第二天，姑娘一家给部队送来了一面锦旗，姑娘并特意再次向我表示道谢。此后，我还受到了连队的嘉奖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军号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，不论任何号声，我都爱听，总感觉那是一种凝聚与号召，那是一种希望和胜利，那是一种神圣的向往……

早就听说修水有个黄溪村，是“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”“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”，尽管名气那么大，却没有去实地参观过。5月的一天，有着亲戚关系的江西日报记者梁振堂邀我一同前往采访，我才有机会一睹真容。

进入黄溪，我就感觉这里的不寻常，宽阔平坦的柏油路把村组连接在一起，路旁紫薇和翠柏横竖成行，一片神奇的美景无限延伸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一栋栋居民别墅井然有序的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令人陶醉其中，犹如置身于城市，我真不相信这就是传说中的黄溪村。

这里的一切都有着原生态的美感，一条C型状的河流绕村而过，河水纯净明澈，缓缓而行。两岸树木郁郁葱葱，青翠欲滴。

村东河沿上一株千年古樟似一把巨伞，为这块不同寻常的土地遮风挡雨。古树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

拦河坝上，被一帘似银饰的瀑布装点着，犹如仙境一般，甚是壮观。

黄溪就像人间仙境般的存在，晶莹剔透的河水，色彩斑斓的村庄。放眼远方，绕河景观绿化宛如仙女舞动的飘带，连绵不断，鲜艳夺目，让你流连忘返。

在梁记者去采访期间，我也顺便向村支书徐万年了解村情。徐书记说：“这里过去叫‘黄碧’，后改名‘黄溪’，全村11个自然村15个村

民小组，720户3200多人。原来是一个只有旱地的极度贫困村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种棉区，全靠吃回供粮。村民贷款还不起，孩子读书带桌子，农民致富没路子。”

随着改革开放，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在村“两委”的努力下，以“桑、茶、果、蔬、苗”为致富龙头的五朵金花，把黄溪打造成“年年有分红，人人有就业，户户有股份，家家有资产”和“农业产业化、土地园林化、农民工人化、耕作机械化、住房城镇化”的现代村。现村民都住上连体楼房。

居民文化素质发生大变化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全村只有8名大学生，如今已有344名。

该村被评为“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”“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”。

一天的采访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。离开黄溪的那一刻，我真有点舍不得。

村中心广场上欢快的休闲舞曲，“春华”“夏凉”“秋风”“冬暖”四个亭子间快乐玩耍的孩子。那生长旺盛、叶片肥厚的桑园和现代化的小蚕工厂蚕室，那大棚里的绿色蔬菜，果园基地及苗圃内珍稀的苗木，还有村两委兢兢业业的干部和勤劳敬业的村民们，无一不让我留恋。

我真诚地希望我县能有更多像黄溪村一样崛起的村居。同时也祝愿黄溪村再接再厉，为全民致富奔小康作出榜样。

古韵新声

赞抗洪子弟兵

□文 / 朱仰池

暴雨凶洪未肯停，江河横溢险环生。
死守严防连昼夜，安危关系铸干城。
领头群众先锋雁，砥柱中流子弟兵。
征袍湿洒乡亲泪，鱼水依依不胜情。

感受亲情

父亲的账本

□文 / 王炳祥

父亲匆匆一走，便是三个年头了，恍如隔世，又仿佛还在昨天。不敢提，不敢问，怕触碰自己的伤口，怕惊醒长眠的父亲。

公文包依旧挂在墙上，已积满尘埃，“咕嘟”倒出来，里面全是一摞摞泛黄的本子，那是父亲生前记录的账本。翻开账本，触摸父亲的字迹，生活的场景，记账的画面，一幕一幕在眼前跃动。

父亲一生记账无数，鲜有出错。大到担任水源乡绣墩村支部书记期间的公账，小到家庭收支、人情往来的私账。

唯独两本账，沉甸甸的，一直藏在我的灵魂深处。一本是父亲建房的明细账，一本是父亲病逝前夕记录亲朋好友给予钱物的明细账。

新农村建设启动以来，王家大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最为显著的是，钢筋混凝土的楼房如雨后春笋疯长起来，正所谓沧桑巨变，旧貌换新颜。

每次给家里打电话，父亲就念叨：某某盖了新房，某某在县城买了楼房。父亲说这些，用意很明显，有生之年，盼望我们建一栋敞亮敞亮的新房子。

一半是落叶归根的情结，一半是了却父母的心

愿。我跟父亲说：建。随着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老屋顿时尘土飞扬，残砖碎瓦落地，拆旧重建正式开工。

施工期间，母亲躺着腿，做饭，端茶倒水，侍候砖匠。父亲除了扎钢筋、拌水泥、倒柱子、打泥浆，每天几乎都是裤管卷泥满脸尘土上蹿下跳。收工之后还要加班清点清理现场的零碎杂物，为第二天的施工作准备。

无论多晚，父亲会切记一件事：记账。戴上老花镜，取下公文包，摊开账本，把当天的钢筋、水泥、瓷砖、门窗、人工等全部记录上簿，并反复核对。确认无误后，方才合上账本，妥妥地洗澡睡觉。

建房期间，我远在深圳，除了及时转款给父亲，其余便是袖手旁观。父亲除了电话告诉我建房的进度，并再三叮嘱，不要挂欠，安心工作。

父亲七十多岁，凭着布满老茧的一双手，历时一年多，终于建成一栋三层的楼房。建房的全盘账目，父亲理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有票可查，有据可依，一分一文，毫无差错。

2017年农历七月十八，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咳嗽不止呼吸急促。到县第一人民医院检查，初步确诊为间质性肺炎，病情不容乐观。

腊月初六，病情恶化，我陪父亲到江西省胸科医院进行化疗，住院十天，于腊月十七出院。因药物短暂作用，病情虽有缓和，但效果依然不佳。

回家后，父亲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亲朋好友都闻讯赶来看望。大家陪伴父亲，除了寒暄与安慰，还给予父亲不少钱物，祈盼早日康复。

众人散去，炉火熄灭，父亲颤颤巍巍戴上老花镜，摊开账本，夹杂着剧烈的咳嗽、急促的呼吸，把亲朋好友给予的钱物一笔一笔记在账本上。

母亲很心疼，劝父亲：明天再记吧。父亲摇头，不行，明天怕记不起来了。

父亲病重期间，亲朋好友后来过两批看望，一批是七月十八起病后来的，一批是腊月十七从胸科医院出院后来的。

父亲怕账记得七零八落散乱无章，特意把两次钱物汇总重新誊抄在一起。并注明：从七月十八起病到腊月十七胸科医院出院回家。

父亲记账注重细节，遇到同名同姓的人，父亲会在后面打一个括号，注明：某某岭某某庄；遇到不熟悉的人，父亲会注明：某某家女婿，某某家亲戚。

父亲知道，每一笔钱物都代表人家的恩情，不能漏，不能错，须小心翼翼；每一份恩情都要心存感谢，不能忘，不能丢，值得敬重。

父亲清清白白地来，坦坦荡荡地离开，七十多年的光阴，没有亏欠。父亲言传身教，潜移默化，用清晰的账本给我们作出最完美的诠释：有一本账，叫做爱与感恩。

往事难忘

儿时看电影

□文 / 周正林

记忆中，儿时看电影的场景最难忘。那时，四乡八邻谁家喜事，本族亲邻便凑分子请一场电影祝贺，一般一场电影放两部影片。主人往往也回请一场表示谢意。

如果今晚放电影，田间地头劳作的人们便有了一天的期待，心早已飞向那块神奇的幕布。

父亲是个狂热的影迷，只要一听说晚上放电影，很早就结束农活。在母亲的责骂声里冲好凉，换上干净的有零星补丁的衣服，预备着出门去。

那时我还没上学，弟弟还在吃奶。父亲催着我快点吃完晚饭，一把将我扛到他颈脖上，快乐地出发了。

田野里稻麦的香气混合着泥土的气味扑面而来，山顶上通红的太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父亲吹着口哨，或哼几句“洪水水浪打浪”，我们快乐地在田埂走着。

到了场地，幕布都还没挂上，父亲便和相熟的人扎堆抽着自己卷的纸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农活琐事。我焦虑地看向远处的坳口，期盼着放映的光头师傅和他徒弟早点到来。

夜色渐渐浓了，父亲他们吐出打着旋儿升起的烟圈早已消失，放映的师徒终于来了。主家连忙接过挑子，将师徒迎进堂屋，好好地招待他们吃晚饭。

这时满场子的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。在大家一再催促后，光头师傅打着饱嗝出场了。他吆喝徒弟发电，那个有点腼腆的小伙子便开始狠命地整那个黑黝黝的铁家伙。往往他累出一身汗，那铁家伙也还只是“哼哼”着不上劲。师傅嚷嚷着踱过来一把推开徒弟，夺过那根油亮亮的牛皮绳，在那个铁家伙的类似耳朵的圆轮上紧紧地绕两圈，然后左手撑住铁家伙的身子，右手紧紧拉住牛皮绳一端，左腿前弓，右腿后蹬，随着一声嘶喝右手猛然往身后一拉，铁家伙几声“嗡嗡”之后终于“嘟嘟嘟嘟”轰响起来。于是场子中央木杆顶上吊着的灯泡亮了，映出了千百张兴奋莫名的脸，点燃了千百双期待的眼睛。

等电灯灭了，电影终于可以放映，全场的男女老少霎时静下来，心思都跑到幕布上去。随着剧情的不断变化，人们的心思也跟着不断变化，或泣或喜或忧或愁……

记忆中，往往到紧要处，胶带咔嚓断了，全场大哗一声，随即光头师傅亮起电灯，利索地将断头接好。再接着放映，依然将大家吸引得牢牢的，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。

我读小学后，在白岭完中看的电影最多。那时，中学里每个月都要放场电影，一到那个日子，四乡八邻的人像过节一样兴奋。学校离家不过二里地，远倒不远，只是要过一条小河。

那时，河上只有一座用松木搭的桥，并排三根树，用铁钉抓钉牢。桥墩也只是四根木桩，走在上面，桥就会打颤。有一次，我不耐烦等父亲，吃过晚饭，就跟着小伙伴一起往学校赶。到了木桥头，几个叔叔哥哥迅速跑过桥去，在那头向我们几个不敢过桥的边招手边挤眉弄眼。

比我小一岁的侄子哇哇地哭起来，转身要回去，大石叔叔忙过来将他拎了过去。我与旺仔拒绝了他们的帮助，小心翼翼地上了桥，先侧着身子慢慢地移动，到了桥中间，桥身晃得厉害，就干脆趴在桥面上，缓缓地爬过去。

我们往往要在中学大操场上追打一阵，电影才开始放映。夏天的晚上，月光洒在偌大的操场上，照着黑压压一片人头。

学生按班级坐在中间，外围是家在学校附近的乡亲，他们自己带来小凳子，悠闲地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看着电影。记忆中，我和小伙伴一会儿在东边看看，一会儿到西边瞧瞧。有时站累了，就爬到篮球架上或者围墙上，有时还跑到银幕的背面看，又有别样的感觉。

过了两年，镇上电影院经常放电影，可是要买票的。我们一群小伙伴经常结伴上街，却都没钱买票，只在门口瞎挤一阵，企图乘乱混进去，却从未得逞。

在我读五年级那年入秋的时候，镇上电影院一连三天放映《少林寺》，那真是轰动全镇的大事。听那些看过的同学唾沫横飞地讲说，附以飞腿推掌表演，我们熬到第三天下午，再也熬不住了。放学回来，一摞下书包，便到场院里集合。我怂恿弟弟，将父亲新买的手电筒带上，大伙雀跃着往镇上赶。

到了镇上，电影院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。挤了很久，我们只得从人堆里退出来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用手一抹脸，便又互相打趣着。眼看着从大门进不去，大石与国高便带着大伙围着电影院的白灰斑驳的墙转起圈来。夜色渐渐浓了，从墙上高处窄小的窗洞里传来悠扬悦耳的音乐，还有人们兴奋地叫喊声。

没多久，大石与国高挤着眼睛让我们停下，他们用手指搁在嘴唇上示意我们噤声。然后悄悄靠到厕所那堵矮矮的墙上，大石纵身一跃，双手搭在墙头，身子蠕动几下就爬了上去。他猫在上头，左手扒着墙，微微探下身子，伸出右手来，我弟第一个跳起来，好不容易才拉着大石的手，身子难堪地扭动着，终于上去了。大石示意他往下跳，他犹豫好久，终于往里跳下，嘭的一声巨响，将大家吓一跳。原来，他刚好落到盖粪池的木板上。大家屏气良久，见无异样，便又胆大起来，一个个在大石的牵拉下，在一声声嘭嘭巨响之后，都跳进厕所里。

正当我们得意时，厕所虚掩着的木门咯吱开了，一道刺眼的光照进来，在片刻的晕眩后，守门大汉的脸出现了。他吹着口哨，将我们带到放映室隔壁，要我们补课。我们都说没有钱，他不信。大石、国高和我在衣服口袋拍打几遍，双手摊开，确实什么也没有。随后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弟弟慌忙蹲在地上，原来是手电筒从他裤裆的破洞里掉了出来。我想伸手去捡，可已经晚了。那大汉早已从弟弟的屁股下抢出手电筒，弟弟哇哇地哭了起来。外面大堂里的音乐声斗斗声彻底飘远了，我耳边只有嗡嗡声。

最终，大汉将我们的手电筒作为抵押，让我们看完了多半场电影。第二天，我父亲凑齐了几个人的电影票钱，从大汉处取回手电筒。

新华书讯

《奇趣大化学》

超级互动趣味科普书，最奇妙的化学世界。

为什么烟花会在夜空中绚丽地绽放？为什么切洋葱的时候会流眼泪？怎样才能让头发“跳舞”？水为什么会受热蒸发？空气是由什么组成的？放射性材料能做什么？……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就得学习化学。化学实验就物质的组成、结构、性质以及变化规律的自然科学。这本书通过众多有趣的互动形式——弹跳立体、可拉动标签、翻翻页、迷你折页、转盘等，让小朋友认识日常生活现象背后的化学知识，了解各种化学现象和原理。

《窗边的小豆豆》

该书是一部影响20世纪的儿童文学杰作，讲述了作者黑柳彻子上小学时一段真实的故事。

小豆豆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，来到巴学园。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，一般人眼里“怪怪”的小豆豆逐渐成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，并奠定了她一生的基础。